

当代作家文库·第14辑

YI GE REN DE XING KONG



# 一个人的星空

散文精选

作家出版社

## 目 录

竹影间的散步遐想.....	1
在时光的暗影中 .....	3
一个人的星空 .....	6
东经 120 度上的秘密时光 .....	11
倒流河边的生灵们.....	13
岛屿上空的栖息或飞翔 .....	17
从角落延伸的影像.....	20
尘埃上的行旅 .....	24
邂逅丽江.....	29
峡谷中的秘密旅行.....	32
婺源，踏着音乐的行板.....	35
上海的优雅表情 .....	37
桥上的周庄 .....	40
凤凰听涛.....	43
鼎湖的绿色恩典 .....	47
在地图上游走 .....	49
阳光普照的香格里拉 .....	52
枕边书香入梦来 .....	55
在文字中倾听 .....	57
在书香中美容.....	59
一本好书就是药房.....	60
现代人的灵魂之湖——读《瓦尔登湖》 .....	61
网络年代的经典阅读 .....	63
倾听自然纯净的呼吸——再读普里什文《林中水滴》 .....	65
聆听经典的微笑 .....	67

经典是一条与时俱进的河 .....	68
在浪花上飞翔 .....	71
有种温暖叫诚信 .....	72
有关天堂的想像 .....	74
以残缺的姿势绽放 .....	76
以残缺的姿势绽放 .....	78
一转身就能触摸的幸福 .....	80
向一场雨致敬 .....	82
青瓦上流淌着思乡曲 .....	84
耳朵里的城市 .....	85
纯真年代的爱情经典 .....	88
最坚固的爱情 .....	89
触摸流行音乐的灵魂——倾听蔡琴 .....	90
温暖的中国民歌 .....	92
被野菜喂养着 .....	95
旗袍：一朵古典的花 .....	97
爱情是一种功能 .....	100
美质女人 .....	102
韩国电影的绿色旋律 .....	104
乡村的路带我回家 .....	106
家乡的食俗 .....	108
外婆的钥匙 .....	110
蕙质兰心 .....	112
蛙声穿透心灵 .....	114
抽屉的奥秘 .....	117
天井里的纯真年代 .....	120
母亲的叨唠 .....	122
家有顽儿 .....	124

## 竹影间的散步遐想

我经常光临这方空宅，残园旧屋，花木丛生。竹在东隅，竹下有石，大部分时光，竹石无语，惟有一群可爱的麻雀，日日在竹间不停地唱着。

还有几只不知名的鸟，羽毛夹着几丝白色，不时地飞来，在竹林上方打着转儿。它们的叫声圆润而甜美，仿若几声婴啼。它们的影子在青瓦的檐上消失时，我的心会倏地收紧。它们很通人性。在寂寞的连雪也不出现的冬天，这几只鸟就陪伴着我。它们飞走时，我想，这竹与鸟是出于谁的匠心，竟配合的如此融洽。

身处其中，我的思绪时时地翻涌着。

于是，想起了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他们远离尘嚣，谈论着高雅的话题，让世人时常揣测他们脱俗的风流韵致，嵇康和那曲《广陵散》拭亮了千古死亡的底色。还有李叔同，他由衣食到精神到灵魂，毅然决然地从一道门跨入了另一道门。他完成了生命静空灵的境界，毕生无怨无悔。在竹下想起这些，能清晰地听到笋在地底运行的声音。

此时，阳光翩翩而来，以手抚摸竹石，为寂静的竹林穿上一件金黄的衣裳。初春的风无声地潜入，由竹根至竹梢，轻轻一晃，竹的目光便清明而透亮。站在灰色的长廊下，顿觉异样的感受袭入心内。

与竹林相对的是一座百年石屋，青藤缠绕，让石屋更显沧桑，它的正面书有几个大字：十年一梦身是客，犹有花儿是主人。轻轻一读，便觉一股清凉布满心头，过客与花朵，冷峻的剑气与淡淡的芬芳，在心田一掠而过，回首看那竹林，却露着佛一般安详的慈眉善目。

耳边拂过哪位哲人的话：从文者的不幸，莫过于选择了良心与正义，只能如此如此。我忙转身问那一株株青竹，竹林禅一般默而不语，这时许多精辟的见解和警句如雨点般落下，可是每方竹叶都倔强地拼为一个大大的汉字：不！

我的内心深感一种不能承受的重。扪心自问，我们为何总在日常生活的屋檐下谈笑、呻吟直至歌唱？我们的左厢是“精神”。右室是“灵

魂”，却迟迟未踏上痛苦的小船，犹豫不渡彼岸。而灵魂为何有时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它的邻居一边咀嚼着，这究竟是怎么了？

我忆起散落世间各个地域的朋友，他们酷似一群忙着卖唱的蟋蟀。

我越来越觉得自身的渺小。衣袖上拈了草屑和尘土，闭上眼睛就浮现着小路和泥泞；偶而提起阳光和夜莺，仿若窥望天堂，如果掠过一声钟响，心中一定不寒而栗。

固然，我相信有一种东西永远不会消逝，如同一盏长明的灯。我耐心的等候清晨的阳光，心灵永远绽放成一朵花的姿势。

这是一片精神的憩园，因而我坚守，并自视此为一种快乐。我在心中掘了一口深井。活水汨汨而来，渴了就饮，不曾言悔。

或许无数未来的日子还要面对追问：这路旁有断垣茅舍，你愿进来躲避风雨吗？假若教堂的门为你敞开，你愿意祈祷吗？如果明天一无所有，有人告诉你，你将终生困于围城之境，你又会如何？

我想没有人能回答这些问题，也未必有答案。

我曾有过一个梦境：大雪铺天盖地，大地清亮洁白，我在一道门框上，前方是一汪蔚蓝的湖泊，身后是一片美丽的风景，而我知道自己应处的位置。同时我听见雪从竹叶上“簌簌”地滑落，那几只白羽鸟发着一阵鸣啼。

春神再次君临大地。

此时的阳光柔柔地，窗外梅枝斜逸，从它的缝隙里可以看到那道竹篱，纤影斑驳。我预想它身下的石缝里萌发出无名的小草，在初夏的微风中，那小草将绽放出许多星星点点的小花，这花会使得老屋渐生新意，它的清丽使竹篱鲜翠无比。

我要告诉你，这是一座灵魂的憩园。我做过无数次尝试，想在它的檐下结一个巢，可是，却不能够。它不言不语，更无法企及。

我想平静地以竹为伴，在竹影中站立，目光可以触及二三棵树，一条通幽的小径，有一缕阳光伸过来，鸟儿开始歌唱，这就够了。对一个人来说，还能企求什么呢？若说有，那就是在时光的背景中将自己默默站立成一支竹。

## 在时光的暗影中

真实的生活，好像就是这样的。我不乞求它给予我什么，它对我也一无所求。我和我生存的空间、时间，和所有与我擦肩而过的一切是非。我们彼此对视、思考。它们冷静地保存了我在这个花花世界里的痕迹和火花。即便是到万物终结的那一天，冰冷寂寞的最深处，依然会有些许线索可寻。

一直以来，我将自己置于灵与肉的缝隙之间，与城市中许多卑微的生命一样，集中在某个欲望的轨道上奔波，不时地拨动现实尖锐的触角，背负着疲惫、无奈、沮丧拼命地往前挤。那个夜晚，我的朋友将我带入了暗夜之中，让我坐在光和影组成的画面里，我们喝着扎啤，刀郎略带忧伤的歌声在我们所处的时空中轻轻地回荡，不时地撞击一下你的心扉——时间似乎在这一刻凝滞了，而忧伤却无限地蔓延开来。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我很少被自己置身的情景所打动，而今夜，我记住了这里，我想在未来的时光之中，我依然会带着天赋的敏锐回忆这里，怀想那个弥漫诗意的夜晚。

多种色彩摇曳的南国。夜行者聊吧。那个夜晚的短暂时光，这个聊吧的存在就这样将我带出了生计的疲惫困顿中，那是一段忧伤而又快乐的时光。啤酒。水果的香味。香水气息。被咀嚼的食物。悉簌的交谈声。在古朴的桌子上摇曳的灯盏。踩滚轮的侍者不时穿梭的身影……所有的一切都以三维立体的方式混合起来，加速着我们对于微薄青春的消费。摇曳的灯盏不是很明亮，恰到好处地透出一种朦胧感，坐在我隔壁的女人穿着薄如蝉翼的裙裾，她优雅地用两只纤纤玉指夹住了一只雪茄，像一个模特一样摆弄着姿态，然后轻轻地开启涂抹了樱花瓣的嘴唇，吐出了一口淡淡的烟雾，我不能听到她和情侣间的窃窃私语，她瓜子型的脸庞与修长的身影成为我视野中的一个物象。我想，在这个迷惘和青春可以等价交换的年代里，我们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寻找着忧伤和狂欢的结合点，也许当灯盏里的火光熄灭，我们会相约着走向黑夜的荒野，慢慢地经历我们青春的磨损与放逐。

聊吧中灯影晃动。小皮不时坐到我们的身边来，他是这个聊吧的主人，二十五岁，我能从他微笑中捕捉到属于他的理想的光芒。他用特有的身体语言向脚踩滚轮的女侍者传达出我们还需要酒水的指令。我一直认为，聊天是需要气氛的，比如狂喜；比如忧伤；比如和一个多年不见却又常常牵挂的朋友坐在一起，于是，我们很容易地找到了聊天的理由，因此我不记得我们喝了多少啤酒，而这样的酒是不会醉人的。我们快乐地交谈，同时抑制着淡淡的忧伤，小皮的嘴里不时地吐出时尚的词汇，说着说着，他和我谈到了那只哺乳动物——波斯猫，出入于夜间一个独行的物种。我相信，“独来独往”这个词汇以及这种哺乳动物的存在丰富了这个年轻人经营的理念。

因此，那个夜晚我置身的地方就像波斯猫的窝，一切的装饰都显得漫不经心，而又历经了缜密的思考，一种审美观念在这张略显不成熟的脸上的形成是让我诧异的：墙体在夜晚的灯光中透露出淡蓝色，粗糙的表面削弱了这座城市虚假的光滑，在一个空间与另一个空间之间，这个年纪尚轻的经营者使用了雕花的格子窗——不属于现代的产物，属于先于小皮之前的那个时代，却又来源于他嗜好的收藏，一种古朴的文化仿若在这里得到复活；我几乎没有寻找到超现代，没有寻找到现代文明的装饰，远古的风从窗棂间吹过来，使得我忘记了所置身的这座城市，忘记了霓虹灯的闪烁，忘记了尘嚣的重负；木料的使用体现了这个聊吧的风格，却又没有刻意地雕饰，没有去除表面的木纹，一切都渗透出粗犷和原始，将手掌轻轻地扣在一根木棱上，仿佛按动了时空中的某个开关，仿佛那一刻不再置身于喧嚣的都市，而是回到了古代的某一个村落，我相信，来到这里的许多人都会从城市带来的疲惫中解脱出来，重温那古老遥远的浪漫。

那个夜晚，一只木头雕成的巨型波斯猫出现在灯火的摇曳之中，它的形体被雕刻者赋予了一种笨拙，眼神里迸射出一种倔强。它被悬挂着，只有当那种古朴的风吹来，才能看到它轻轻地晃动——短暂的，总是容易从视线中滑走的抖动。这个聊吧的名称源自这种夜间活动的哺乳动物，也许，在它前脚抬起的一个瞬间，小皮捕捉到了“独来独

往”这个词汇，因此，他渴望着建立一个自由的窝。夜行者聊巴出现了，它位于南方这座叫石狮的小城市，在它的另一边是金典大酒店，它处于这座城市的绝对高度，斑斓迷乱的色彩始终从黑夜中放射出来。

我与朋友面对面，过多的闲聊显示出多余——我们坐在光与影组成的画面里，不停地喝酒，不停地回首着已经从我们的身体中散逸的时光，追忆总是让我们都感到些许的沉重，许多年以来，我一直幻想着身体上能长出一对利爪，切断世俗的束缚，利用这种特别灵活的利器，去应对生活中的荆棘。直到今天，当我看到那只在我的视线中轻微晃动的波斯猫时，我才如此真实地捕捉到了利爪的意象，它距离我是那般地近，又是那样的遥远，它像落在河面上的一个倒影，我一伸出手去，破碎就出现了。有时候，我们真的就像一只波斯猫，像它一样寻找着夜晚栖居的场所。我想，那个夜晚到达夜行者聊吧的所有人，那些想象到波斯猫的人一定和我有着同样的感受：我们躺倒感觉形成的影像里，捕捉着逝去的和正在发生着事件和人物，就像波斯猫利用特敏锐的夜视能力捕捉它的猎物一样。

记得儿时，我的祖母曾经给我讲过这样的故事：猫是由天上的护卫使者变成的，只因为这个可怜的小家伙夜晚偷食了天宫中太多的灵丹，被上天罚作人间来当兽。这不失为一种美差，猫由此在世间多了许多美餐。也因为如此，矛盾的特殊性在猫的身上体现出来了——白天它只有安歇，待到夜晚才能出来觅食。猫游走于黑暗的夜晚中，它独行独归，小心地寻找着夜晚生存的空间……之所以讲述这个故事，只因为我对于自由的理解有着复杂的感受：它总携带着来自我们身体中的某种沉重的东西，这种东西是无法言说的，不可描述的。当我听到小皮从他的嘴唇边轻松地吐出“独来独往”这个词汇时，短暂的一个瞬间，我曾经被他的果断与勇敢所震惊——这也许是由于年龄的差距，如果时光还能倒退几年，哪怕是五年，我同样也会如同他一样的果断勇敢，让那自由的光芒在我的微笑间漾动。

那个夜晚，我置身于时光的暗影里，我的消受已经呈现出了饱和：滞留不前的时间。泛着泡沫的酒杯。我面前的朋友的脸庞——多年不

见，已经略显生疏。在夜行者聊吧之中，波斯猫的利爪还在微微地抖动，而属于我的那对利爪始终不会生长出来，无论在过去的时光，还是在现在的时光，也无论是在未来的时光之中，它是不可能再生长出来了，再过几个时辰，当我从沉醉的梦境中醒来，我又会在朝霞中眺望着时间的地平线，返回那世俗的生活背景中。

朋友和我相偕着走出聊吧，刀郎的歌声还在飘荡，仿佛要捣碎那满天的星子。我的内心涌起了一种心酸的感觉，这种感觉也许来自于刚才我在夜行者聊吧看到的那只细致瓷瓶：它高雅昂贵，却又脆弱易碎，而且总是消解在不易仿制的自我独有的时空暗道里。

## 一个人的星空

有星星的夜晚最好，可以保持仰望的姿势。浩渺的天空中群星闪烁，那密集的光点，超然于尘嚣上，以冷静而诡秘的眼神俯视苍莽匍匐的大地。在夜色的笼罩中，带着本能的茫然仰望星空，在月光与目光相交时，我就将自己的灵魂交给了神性的冥想。

我的眼睛对视着冷冷的星光，心中有股莫名的感动，不由为那繁复的美所折服：星星镶嵌在广袤的苍穹，组合成无数的星座。不同的星座交相辉映，组成一幅“天棋图”。静中有动、或隐或现，星空随着季节变换着图案，展现出不同的组合光彩。“天上的星星，都对应着地上的每一个呢！”造物主的神奇或许在于它的公平性吧，造物时也相应地给人们在天顶投射一个位置。而属于我的那颗星在哪里？

对星空的恐惧许是从童年开始的。那时老家门前一排排的田垅，田垅那边是深深的山，深山的东坡上布满坟冢，坟冢上空时常流星划过，神秘的吓人。祖母说，二叔夭折时就曾见星星殒落。少时的我十分惊惧，怕属于自己的那颗也被大风吹落，因为那时我体弱多病。有一回，我独个到死亡的边缘走了一趟。那夜，星光灿烂，我和伙伴在青石砌成的古井旁玩耍。映在井中的星子粒粒分明，幽泉不知被谁搅了，波光浮动，我不禁俯首井中，迷乱间竟一头栽进，与星共泳了，……半夜祖母带我到古井照影子，嘴中念念有词，大概是招魂吧。后来，

常在夏夜听大人们说起七夕鹊桥相会的传说。渐渐地，一颗神秘的种子播进了我的心田。

群星是梦幻/是陡直放在天空变化的字幕/何时/我也变作一颗星/飞向那永恒的天宇。少年的我写下了诗句，渴望着理想的飞翔。慢慢地，读了书才知道渴望飞翔的还有毕达歌拉斯。他从繁乱的珍珠似的点缀里看到了造物的排列有序，在星辰的旋转和位移的过程中看到了共在与和谐，听到了宇宙中的大音稀声。由此，我忆起了六年前夏夜的一次仰望。

那是怎样雄浑的一种仰望呀！站立于旷野中，总有一种被提升的感觉，思绪在无边无际的天宇间弥漫开来，整个心灵浴在祥和的星光里，仿佛听到天命召唤的声音。上天自有天机，只是常人无法察觉。只有在那澄彻幽蓝辽远的夜色里，在微风吹拂草丛低吟的天籁中，在星斗近似禅悦般宁静而永恒的微笑里，才流露出一转瞬即逝的天机的玄妙。那时有一种发自生命底处的感动涌上心头，刹那间远离了生活的劳顿，一种似曾相似的亲切向我袭来，一滴感恩的泪溢出了我眼眶。

我是谁？我为什么活着？我能希望什么？经典书香中飘来一串疑问，康德从印度圣哲的禅机里悟出了道德的启示，他把头顶的星空视为心中的道德律。这三个天问式的命题，困扰着我，在心头被反复咀嚼。

于是，我想到了世上的芸芸众生。他们生活变成了没有了星空、没有季节、没有了神灵的非诗意栖居状态。不知何时起，夹在楼群里的天空变得狭窄而呆滞，星空也显得黯淡而迷茫。坐在夜色中数星星的日子，似乎是古老的童话。城里的孩子，有谁还能叫出几颗星星的名字？现代快节奏的生活给人们的眼睛蒙上了雾纱。人类把自身居为宇宙中心，似乎一切都是物质，一切都可以认知。星星是什么？那不过是一些巨大的冰冷的毫无意义的悬浮的石头。匆匆行走的人们视线充满了迷茫。已经疏远了大地的人类，何时才能正视头顶的天空？

我的脑海中时常清晰地浮现一幅画面，那是德国摄影家凯尔希纳的作品《仰望》。画面中一位女孩托着腮帮，望着布满星光的夜空。眼神流露着几许希望，几许寄托。那是一双没有经过尘嚣污染的眼睛，充满了纯真。她的记忆底片，一定把星空认作了梦开始的地方。这幅作品问世后，引起了摄影界不小的轰动，更唤起了许多人的童心。我想，仰望的姿势，对于众生而言，都曾拥有过。星空就在我们的头顶，而或许是身处拥挤的人类群落，而将它渐渐地淡忘了。

入夜，录音机流出了那支浪漫的钢琴曲《星空》，叮叮咚咚的旋律，漫过我浮躁的心胸。很感谢理查德，在渐渐远离星空的时代，他的曲子为我提供了有关星空遐想的最大可能。

踏着月光的脚步

在夜晚的怀抱中，生灵们已甜美地安睡--题记

"月光是多情的眼睛，俯瞰今夜的万家灯火。"当我写下这句诗行时，灵魂已插上了翅膀，追随今夜的一缕月光，远离喧嚣，远离建筑的森林，挣开凡尘中的所有羁绊，渐入夜的深处，一步步地在《回家》的萨克斯风中安然地行走。月光在灵魂的相伴下已没有多余的泪水。

秋风飒飒，裹挟着一丝寒意。月光是远古的雕像，即使站在风中，也屹立不动。在月光自身微弱的投影中，我看见它瘦瘦的身体上布满了斑驳的伤痕，甚至在中秋之夜，也披着雪白的衣裳，让我想到沧桑这个词。它的白发使我不由地夹紧身体，才能忍住今夜的秋凉。

夜是如此的静谧，水声在一圈圈地传远，溪畔站着一排排的中亚带树木。在月光的映照下，在风中苦苦挣扎的枯叶终于落了下来。那微小的飘荡的声音，仿佛是老人的一声轻叹，又似微微地松了一口气，所有旋紧的信念和固守却松懈下来。落叶旋着旋着，落在水面，微微一弹，而后在水中把自己的身子舒展成最惬意的姿态，渐渐地向下游漂去，漂出月光的晕影.....水声是那么的轻柔，不动声色地淌着。

月光的小脚临水而立，它注视着镜面中自己的影像。风声在水面撩起点点的波纹，散乱的月影在水波中起伏不定，一道月影竟情不自

禁地随着溪水飞快地漂流，急着伸出手来想挽留住那些逐波而去的落叶。

月光的小脚伫立在水声之中，在流淌的溪水之上，它静默了许久许久。溪面上的水雾围拢着它。此时的月光浸在季节的苍凉之中？正所谓：伊人在望，隔水一方。跨过溪去，真的能找到那至死不渝的等待，兑现那亘古的山盟海誓？

溪畔是一大片的墓地。月光照着墓地，许多青色或褐色的石碑在夜色中凝然不动，墓碑上的字迹早已模糊不清。幽蓝的磷火从青冢中探出身子，游动在月光周围，但这些魂灵的化身，已无法回答月光的提问，就连它们自身也不能说出自己究竟来自何方，又是以何种方式降临此处，又如何变成这幅模样。冥冥之中，它们似乎在说：我们喜欢这里，或者说无处可去，因而早已习惯这儿了。

月光的小脚访遍了青冢中的每一位亡灵，它在每一座石碑奉上一份虔诚，轻轻地弯下腰来膜拜一番。这些先人们早已在这里安歇了好几轮的春秋。月光是不是应了苍穹中谁的召唤才来到这里，是不是从此之后自己的根就有了安稳的栖息？是否从此就会平心静气？它随后坐了下来，依在一个光洁的青石之上。石头上的花纹在夜色中细细地展开，呈现出一个“网”状。

月光并没有轻松下来，毕竟它不能完全想念这是可靠和真实的，瞬间我看到了它脸上疲乏神色。当这种倦意袭上它的心头后，它一连伸了好几个懒腰，而后想放纵自己沉沉地睡去。但月光知道这并不是它最后栖息地，它终极的归宿仍遥远，归期是千年或者万年。漫长的归途仍不得不促使它迈着蹒跚的脚步往前行走。

转过一道山岗，月光看见了前面的村庄，黑压压的像一只大狗曲着四肢，低头吠着。随即响起了狗的叫声，这一声犬吠远远地传来，使怀揣乡愁的月光充满犹疑：这一声犬吠是来自前面的村庄，还是发来自天上的神祇，仅仅是饱含乡情的犬吠之后，夜又恢复了往昔的平静。月光，今夜的月光，它已失去了聆听的耳朵。

秋天呵，不可阻挡地降临大地。秋风中，落木萧萧，秋夜里，每一只飞鸟都步上了归途，回到久违的窝。月光迈着它的小脚穿过树林，穿过这些寂静的鸟窝，它看到这些归家的倦鸟睡得那么甜美，那微小的鼾息声，使身上光亮的羽毛轻轻起伏。有一只鸟儿在月光弯腰端详时，它恰巧从梦境中醒来。月光看到在它们晶亮的、玛瑙般色彩纷呈的眼瞳中，自己是一颗水晶石，在鸟眼中不停地闪烁。

多少年了，月光的眼睛已经没有多余的泪水，我听到月光在心中的长长的叹息：倦鸟也知归林，而它自己却在不停的跋涉中，何处是归宿？

路可是昨日的那一条路，村庄可是从前的那座村庄？月光的小脚经过每个路标都要停下来，把这秋天的落叶细细地撩开，寻找自己曾经行走过的轨迹，寻找回家的路。我的月光呵，只有在铺天盖地的秋风中，独自寂寥地行走。

月光的小脚向那灯盏的亮处走去。那是回家指向的灯火，还是苍穹中的星星在万籁俱寂之时来到大地啜饮草叶上、花瓣上的秋露？在露珠上行走的月光从一颗露珠到另一颗露珠，从一枚花瓣到另一枚花瓣，在静夜中飘游，如一只断了线的纸筝。

听见了么，我的月光，那风铃正在自在地鸣响。月光驻足聆听，青色的瓦，红色的门窗，在无边的夜色中寂然肃立。隔年的红灯笼犹在，跃动的火苗把整个庭院映照成朦胧的大红色；铜风铃悬挂在高高翘起的四只檐角上，在更加散淡的红影中轻轻地低鸣。

院中种着桂花树、木芙蓉，还有九叶草，墙边的棕色陶缸中盛着无数的星光。

门前是一弯溪水，水声缓缓，水波漾着银色的鳞光。院后是几亩菜园，一垄垄菜花正在吐着新芽。

月光的小脚在这座南方的庭院中徜徉着，细长的指尖点阅过每一件似曾相识的家什。

这是谁家的院落？院中的菊花正一簇簇地绽放，清馨的芬芳弥漫着古老的庭院，在这祥和的气氛中，呈现出一丝的红晕。

院中的人们已甜美的安睡，而我不知道，是否他们的梦境已染上一丝银白色，一如这亘古的月光。

## 东经 120 度上的秘密时光

夕光照在故乡的大地上，请不要用袖子去擦洗。——题记

一

对于一个人而言，那些可以回忆的内容，都像藏在米粥写成的纸条里，待用碘酒缓释后，就清晰地呈现出来。好比一些纯真，都藏在少女的情怀中，却不时通过流转的眸光来传递。

日历倒翻回二十多年前，这个位于东经 120 度上的县城缓缓地向我打开了秘密之书。

当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城镇时，阳光泻在墨绿的桉叶上，散发出神秘的光亮。对生命的恐惧许是从童年开始的。那时老宅门前一排排的田垌，田垌那边是深深的山，深山的东坡上布满坟冢，坟冢上空时常流星划过，神秘的吓人。祖母说，二叔夭折时就曾见星星殒落。少时的我十分惊惧，怕属于自己的那颗也被大风吹落，因为那时我体弱多病。有一回，我独个到死亡的边缘走了一趟。那夜，星光灿烂，我和伙伴在青石砌成的古井旁玩耍。映在井中的星子粒粒分明，幽泉不知被谁搅了，波光浮动，我不禁俯首井中，迷乱间竟一头栽进，与星共泳了，……半夜祖母带我到古井照影子，嘴中念念有词，大概是招魂吧。后来，常在夏夜听大人们说起七夕鹊桥相会的传说。传说中的流星摄魂，让我对这个名叫松城的小县城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

二

如今，这座县城里，已无文字记录能够查实二十年前发生的某一事件了。毕竟，在人们的不经意之间，时光和历史在日子的更迭中悄悄流逝了。

在印象中，旧时县城发生的恐怖事件大多发生在初春的夜色里，令人后怕的是一起凶杀案，其中当事人的土著词语着实让我浮想了一番。青年黄某爱上了少女刘某，经多番表白，未得到刘的应允。黄某心生一计，将刘某骗到南郊茶厂的晾晒场，一番利诱：和我同床睡吧，

包你不愁吃穿。刘仍是不从。气恼之下，黄某拔出一把刀子将刘给捅了。刘的宁死不屈让我想起了古代烈女的形象，而黄的鲁莽凶残则让我惊恐不已。我想象着少女刘倒在血泊中的样子，眼前晃动着行凶者的狰狞，晃动着他杀人凶器的锋芒，晃动着死者淌血的胸口，冷月从树荫里露出不阴不阳的脸，几只乌鸦叫唤着夹杂着树叶的啪啦声——不得了拉！

那时候，我经常经过县城解放大街公安局门口的公告栏，我的视野中掠过了诸如“强奸”、“流氓”、“非法同居”等词语。那一个个苍白的吐着蛇信子般的舌头，讲述着情节不同，令人惊悚的故事。当我向年长几岁的大哥问及“同居”的含义时，他诡笑着说：“唉，跟你说也不会明白，‘同居’就是男人与女人在同一张床上睡觉嘛。”我似懂非懂，在心里纳闷着，字典里咋就不写进这个词呢？

### 三

人的记忆在时光之水中越冲越淡，有限的记忆倒值得慢慢反刍。

让我饱尝恐惧滋味的事件与酷热有关。某年炎夏的黄昏，我和同学们在县城的后山上目睹了一个吊死者的苍白脸庞。晚上，影剧院上映反谍片《潜影》，我们早早地等在影院门口，想着一旦大门一打开就往里冲。在焦急的等待中，意想不到的怪事发生了：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在影院五层屋顶上搔首弄姿，发出阵阵怪笑。那女人得意地俯视影院门口仰起的惊讶面孔，突然做出了一个超出人们想象的动作。她从影院顶上纵身一跳，飘起的身體当即被一排高压线拦截。高压电线迸发出的蓝光和撕裂声吓得我们目瞪口呆，仰望的人们在一片惊呼声中四散而去。女人一头栽向地面，体内的骨骼啪啦作响。这个伤势严重的女人随即被送往北街人民医院，一小时后不治而亡。

当晚全城停电，《潜影》未能如期上映。

### 四

日子叶子般地飘零，仿若一首歌里唱的“往事走不远，时常在眼前”。阳光依旧平静地拂照县城的街道和柳树，县公安局两侧的公告栏则在过往的风中消失了。每次注目这座有着故事的城镇，我的脑海

总掠过一些熟悉的事物。它们像我童年时漂浮的时光，显得亲切而陌生。县城里的风云人物黄女人、李大仙、长舌许大妈均已随风而逝，而新一代的面孔正成为县城的主角。有时，我会对着一座老房子凝思：是时光改变了我们，还是我们成就了历史？或许一声叹息，是对过去和未来的最好解释。

岁月渐渐老去，当纯真年代变为成熟的黄叶在风中凋落，谁能指着那泛着凉意的树桩告诉我：即使最长久的恐惧，也最终会化为记忆的碎片？当我翻阅关于这座县城的县志，不由对书中的历史产生了悬疑，里面没有细节，没有生动的人物，更缺乏日常生活，充斥的都是空洞的文字和模糊的数字。自古以来就很少有写给平民看的历史，后来者只有从口头传说中了解最初的真实。这好比我的写作，忙活了十年却发现与目标背道而驰。这使我对历史和文字多了一份恐惧。对一座县城，对某些年代的惊恐，像午夜时分爬上床头的一张血肉模糊的鬼脸，在我的原初记忆里漂浮着，荡漾着最初情形的影像。如诗人兰波的描述：

门外的铁篱笆发出空洞的声响/我知道那是一只猫在午夜撒欢/它嗅着昨天的气味/定能将旧日的梦境重温。

## 倒流河边的生灵们

与乡村共舞的日子/时时潜伏在我的细胞里/哼唱着欢快的歌谣。当写下这行诗句时，我的记忆胶卷倒转回二十年前倒流河边的岁月。

农历三月天。闽东山区的下半夜下了一阵子雨，刷啦啦地向我这间简陋的小屋袭来，敲击着我的屋檐和窗扉。一会儿雨点退却了，只留下零星星的跫音挂在窗外那些榕树、枇杷树、桑树，还有其它杂树上。像一个喜欢凑热闹的调皮小孩，吵嚷嚷地来，看看无甚捞头，又晃动脚丫静静地去了。

我那老屋前，确实也和不少玩伴结缘。那些经过我门前，到隔壁家找伙伴的男孩是不算在其内的。尽管他们欢喜而来以及怅然独还的神情颇为吸引过我一阵子。这些玩伴是我门前流动的一幅幅风景。他们只是经过。因此，他们算不上和我门前结缘。与我门前结缘的是另

一些孩子。我在门前的枇杷树下找到他们的身影，他们袭击枇杷的时候枇杷还没有黄熟。他们十分清楚，枇杷黄熟了就不一定属于他们。河边的野枇杷，没有主人。孩子们可以尽情的攀摘。对于他们来说，没冒任何风险就可以得到果实，是一种多么惬意的经历。这枇杷树的来历允许我们做各种猜测。一棵树的形成有时候是十分偶然的。说不定原先的某个男孩把枇杷带到河边来吃，丢下一颗种子，就成了眼前的这棵枝繁叶茂的枇杷树。为了养蚕，形形色色的孩子们成群结伙，或者稀稀拉拉，冷不点丁地站上我门前的矮墙，采撷一片片合乎要求的桑叶。有时候把整株桑树扯得摇头晃脑。偶尔也有一些关心孩子的大人出现在我的矮墙上，我有过养蚕的经历，因此我十分同情在我门前把桑树扯得哗哗直响的玩伴们。那时，放学不是马上回自己的村庄，而是跑到另一个村庄去采撷桑叶。我心血来潮的时候，我也冲上矮墙，亲手帮他们摘取。望着他们满载而归的背影渐渐游离屋角，我像是得到了某种安慰。

小野兽在篱笆墙外的树脚活动的声响，是春天夜晚中必不可少的项目，碰着狗尾草们，扎扎地响。壁虎匍匐在窗子外部，守着整个夜晚的荧荧灯光。它间或出击飞蛾之类的虫子，又暴露了它们无比贪婪和残忍的一面。大一点的虫子扑击我的纱窗，答答作响。有一些不小心跌落屋檐下，重重地发出沉闷的声音，在屋子里听得十分清晰。想必它们自己也会觉得十分尴尬，就像一位体面的绅士在舞会上摔了一跤。夜里的天花板非常安静，这使我感到十分奇怪。有一夜，老鼠在天花板上砰砰迈步、击活了一股可以湮没人的潮水，又像是一阵滚动的雷声在天空穿行。整座屋子为之震动。老鼠看来是一种不可等闲视之的动物。有时候，它们在上边叫喊着、撕咬着，不知是在争斗，还是在开会。开会总该有个先后顺序的发言吧。老鼠们乱糟糟地吵闹着，该不会是集体发言吧。老鼠们的世界是我们未知的世界。我想，就连猫也无法理解它们。猫只是它们的敌人。老鼠和猫的关系只是见了就躲和见了就咬的关系。显然，它们之间没有交谈，缺乏渗透。因此，猫和老鼠的数量在这个世界上一直保持某种默契的平衡。这是一个有